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源氏物语

中

[日本]紫式部/著 夏元清/译

Shi Wen xue
Jie ming zh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源氏物语

(中)

[日本]紫式部 著

夏元清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源氏物语(中)

责任编辑:李相状



阴晓伟 主编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第二十章

桃园式部卿亲王之女槿姬，原系贺茂神社斋院。日前她父亲不幸逝世，她遂辞去了斋院之职，一并迁居他处，以替父亲守孝。源氏内大臣闻知此讯，数番修书于槿姬，以示吊慰。只因这源氏内大臣生性多情，但凡他心仪某个女子，必定念念在心，即便是时过境迁，也并不淡忘。而槿姬深感当日源氏内大臣给自身添了不少困扰，因而即便是有信回复，言语之间也是一味客套，并不以诚相待。对此源氏内大臣自是深觉遗憾。至九月间，他又闻知槿姬搬回了桃园官邸旧宅，不禁大喜过望。因他的姑母五公主恰巧也居住桃园，正可乘探望姑母之机，前去探访槿姬。

五公主与槿姬分别住在桃园官邸东、西两厢。亲王新逝，官邸内也日渐一日地冷清起来。源氏内大臣之姑母五公主，于桐壶院在世之时，倍受其思宠，来往甚密。因而桐壶院虽已去世，五公主仍得与源氏内大臣密切往来，鸿雁频传。

或许是由于平生遭际大不相同之故，这位五公主虽然是葵姬之母三公主的妹妹，却显得要比三公主苍老得多，身体也远不如三公主。她早已是垂垂老矣，成天咳嗽不止，嗓子也明显地坏了，听得说侄儿来访，她便亲自迎了出去，感慨万分：“我年岁已高，身体也大不如前，一个人住在这里，常觉寂寞伤怀，本来还有桐壶院与我作伴，而如今她也离我而去了，每每想到这些，总叫我觉得心灰意冷。多亏有你，不忘亲情，还记挂着我，常来看看我。只有看到你，我内心的痛苦才得减轻，感到一丝安慰。”源氏内大臣深知姑母已是更深漏残之年，时日无多，因而对她倍加敬重。他毕恭毕敬地回复姑母：“自父皇仙去，世事沧桑，诸事均大异往昔。侄儿前年蒙受不白之冤，被请他乡，万念俱灰。未曾想后来沉冤得雪，圣恩泽被，得以回归故土，重新授予官职。我本欲时常前来探望，共叙亲情，聆听教诲，无奈公务繁忙，

竟是始终难以如愿，侄儿心里不胜遗憾之至，还望姑母见谅。”五公主叹道：“唉！世事无常，谁又说得清楚？我一生颠沛流离，身心俱倦，早已不再贪生人世。如今你冤情已雪，不但得返京都，而且还得加官晋职，从此一生富贵荣华，我有生之年尚能睹此快事，自觉万幸，若是我竟在你含冤受困之时撒手西去，那才算可悲之事呢！”说到这里，她已是感慨万分，言语之际，几近哽咽，“看你仪表堂堂，世所罕见，早在你童稚之年，你的俊美面容已经让我惊讶不已，到后来你年龄稍长，越发显出英俊非凡，我甚至怀疑你乃天上星宿，误落凡尘。每次看见你的相貌，我的心里就不能不感叹造化之奇。我时常闻知当今皇上长相与你极为相似，而以我之见，这世上又有何人能与你媲美？”她说到这里，似是找到了话题，开始喋喋不休起来。源氏内大臣内心自付：“姑母竟然当着我的面这般夸赞我的相貌，实是有趣得紧。”当下说道：“姑母您太过奖。这些年来，侄儿身处困境，只如败絮飘萍，数度沧桑，相貌已是大不如前。当今圣上英俊貌美，举世无双，便是古往今来，也是难得一见，我系何人，怎能与皇上相比？姑母这番念头，未免也太有悖常理了。”五公主说道：“你我先且不论此事。于我而言，只要能时常目睹你的面容，就得在此世间多延些时日。我今天只觉心舒神畅，阴霾尽去，这真是何等乐事！”言罢容极而泣。过了好一阵，才继续说道：“三姐身边常有你这样一个女婿陪着，真是福气不小啊！想起来都让我万分羡慕。那位住在这府内的亲王，生前因为未得如许佳婿，常抱憾不已。”此话在源氏内大臣听来，真是正中下怀，顿觉全身上下无处不舒畅，于是他便说道：“如果真能如此，大家就可以更加亲近，和睦共处，这样美满幸福之事谁不向往？无奈侄儿无福，他们谁也不愿和我靠近！”他说这几句话时，怨叹之情溢于言表，流露出满腹心事。他抬头望了望槿姬的住处，只见柳暗花明、别有洞天，纵使季节不遂，庭中花草凋零，仍是风致盎然。他眼前立即浮现出槿姬仁立轩窗的身影，是那般惹人怜爱，顿觉失魂落魄，再也无法隐瞒内心的情感，于是说道：“我今天既然到了这里，就该去姐姐那边问候，否则真是怠慢了她。”当即从姑母处告辞，沿着走廊往西厅而去。

此时夜已渐深，源氏内大臣依稀看到那镶着灰边的帷帘后的黑色屏风，衬得槿姬的居室更加凄冷幽静；又闻到那随风来袭的淡淡衣香，便想象室内一定是一派妙不可言的景象。侍女们见源氏到来，便由一名名唤宣旨的侍女引他到南厢，并代槿姬会客。源氏心中好生不快，怨道：“我对姐姐一直以来便心存爱慕，难道我痴情如此，竟连出入帷帘的待遇都得不到吗？姐姐为何将我混同于那些年少轻狂之徒，拒我于帝外？”槿姬令宣旨传话道：“你心诚与否，我尚须用心琢磨。常觉往事仿若大梦一场，梦醒后依然参不透人情世事。”源氏内大臣见她如此绝情，顿觉心灰意冷。世间之事，真是难以预料啊！于是恭恭敬敬地吟诗相赠：

“窃待神明容汝返，
翘首相期已经年。”

我蒙冤遭滴，历尽沧桑，心中无限怨抑，只盼神明有灵，让你返回京都，好让我得以在你面前一吐为快。如今你既已归来，为何还将我拒之门外？”他如今年纪略长，然而若论就任内大臣职务一事，却又算年轻有为。他那俊逸的外表、洒脱的风度、真挚的言辞，都远非往年可比。槿姬也回赠一诗道：

“无心一句风流语，
神前背誓获罪多。”

源氏内大臣知她记恨，便欲粉饰太平，说道：“过去种种孽债，早就烟消云散，不见踪影了，你又何苦沉溺旧事？”侍女宣旨也替源氏开脱，调侃道：“照你这么说，却是‘此誓神明勿当真’了？”槿姬闻言，顿时羞恼。她生性拘谨保守，如今年岁增长，更是小心在意，便不再理睬源氏，无论侍女们如何从中劝解，她总是不言。源氏内大臣不由也生了气，起身便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叹气，说道：“唉，万没想到我这等年纪了，竟还遭如此羞辱，招人耻笑！我为她不惜一切，她却冷眼相

向,连让我‘请君出看憔悴身’的机会也不给!”侍女们望见屋外幽远而深蓝的夜空,听着窗前风吹树叶发出的簌簌轻响,不由回想起当年槿姬尚在贺茂神社时,源氏公子时常送来情书,有时是幽怨,有时是欢欣,直让众人看得津津有味。侍女们忆苦思今,不由又由衷地夸赞了一番源氏公子那举世无双的美貌,直到夜色如墨,这才散去。

源氏内大臣自槿姬处归家;怎么也忘不了白天所受的冷遇,又恼又怨,一夜无眠。翌日清晨,源氏公子透过窗外朦胧的秋雾,但见在一片桔黄的草丛中,正缠绕着几株凋谢已久、颜色于枯的槿花,心有所感,于是令人折了一枝,附在信上送与槿姬。信中写道:

“昨日你让我受尽冷眼,失尽体面,心中颇感快意么?真叫人好不怨恨只是我希望你能看在我痴恋多年的份上,体恤我心。

昔年曾赠槿,此情永不负。

别后由来久,花容减色无?”

槿姬见他此信言辞恭谨,不由心下见怜。她本亦不是无情无义之人,也就不好再不予理睬。于是回复道:

“你将我比作此花,实无有更贴切者,令我不由感伤泣下。

深秋残篱畔,

霜雾降临初。

槿枝凋零甚,

花容有若无。”

此诗书于青灰色信笺之上,与那秀美阴柔的字迹相映成趣。源氏内大臣得此寥寥数言,并未见其中有几许情意,却依然品味再三,难以释卷。当时风气,诗歌赠答所用之信函,皆喜依各人脾性气质,精心搭配笔迹信笺,务求与诗意相辅相成,尽趋完美。但由于后世传抄误,有些早已面目全非,令人看后只觉不伦不类,生硬造作。作者在本书中自作主张,引用之诗歌信函颇多,难免亦有不尽人意者。

源氏内大臣一想到槿姬始终不肯接受自己的爱慕，并且对自己忽远忽近、反复无常，心中就万分怨恼。他本来已知道自己早过了那种热衷于情书攻势的年纪，却总归不甘心就此认输，于是也就硬着头在继续向槿姬示爱，又将侍女宣旨私下唤来请教。槿姬院内众侍女对源氏内大臣早已一见倾心，只恨不能以自己取代槿姬。本来她们就都是妙龄含春的少女，正是渴求异性爱恋的年纪，见了这风流倜傥的风月老手源氏内大臣，岂能不神魂颠倒？而槿姬却是一位异常矜持稳重的女子，还在当年如花妙龄时，就以其坚贞气节令人敬而远之，如今她又历数载沧桑，名位俱荣，自然更不会涉足风花雪月之事。源氏内大臣虽觉她这般人品世所罕见，却也只有嗟怨的份儿。

不久源氏对槿姬的爱慕就引起了众人的注目。大家纷纷说道：“要是源氏大臣同前斋院的恋情是真，那倒还确是门第相当、佳偶天成呢！据说五公主也很看好这一对金童玉女呢！”这些传言传到了紫姬耳中，她想自己一向深受内大臣的宠爱，他绝无欺骗自己的道理，因此也就不怎么放在心上。到后来心细如发的她发觉源氏最近总是神情恍惚、懵懵懂懂，与平时的他迥乎不同，这才担心起来。她想此事非同小可，倘若向他抱怨几句，势必无济于事，然而她为自己的终身着想，又不可能听之任之。在未证实此事之前，她只有将心中的忧虑深藏不露，却是好生愁苦。她时常暗地里长吁短叹，心想：“那槿姬与我同是皇族，兼又位高名重。虽说公子对我多年来情有独钟，但如今有了槿姬，他势必喜新厌旧，则我的地位就会为槿姬所取代，叫人怎堪忍受？那时纵使他顾及往日恩爱，让我依然留在他身边，但对他而言，往日的情义早已烟消云散，我也成了可有可无之人了。”而源氏内大臣却在为槿姬愁肠百结。他回家次数愈来愈少，常找借口在宫中值宿。偶尔归家，也只是临窗独坐，挥毫狂书，假装处理公务，实则给槿姬写信。紫姬见此情形，更是心烦意乱，寝食难安。她想：“看来传闻果真属实了！只是他为何从不向我提起？”

这年冬天，因腾壶母后丧服之期未滿，宫内不再举办神事。一日天降瑞雪，源氏公子在家闲极无聊，见屋外银装素裹，好一派北国风光，于是便对紫姬说道：“听说五姑母贵体欠恙，我自当前去探望。”便

欲告辞往桃园官邸而去。他今日用心打扮了一番，衣香馥郁，飘逸风流，只怕没有哪个含情女子见了会不动心。不料紫姬对他视而不见，仍是专心陪小女公子嬉戏。源氏内大臣见她眼神异样，不由心虚，便对她说道：“我看你最近似乎对我有些误会吧？我并未做有愧于你之事，为何你总对我白眼相向？我最近在宫中值宿的次数是多了些，但那也只是遵循‘彼此不可大亲见’的古训呀！”紫姬冷冷地回道：“不错，太亲呢只会反增烦恼。”言罢便转过身去不理他了。源氏内大臣心想自己已经对五公主说过要去拜访，虽觉对紫姬有愧，却最终还是扬长而去。紫姬目送源氏内大臣远去，但见他身着灰色丧服，无论颜色还是款式都那么合宜，在雪地的映衬下，更显得他光彩照人、风姿飘逸。紫姬满怀愁绪地望着他的背影隐没，心下想道：“假如他有一天真的离开我，那我会多么哀伤啊！我对他始终深信不疑，谁知他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愈想愈觉伤心，以致愁眉不展。

源氏内大臣此番出门，带的几名随从尽皆相貌平平。他一路行来，一路向他们解释：“本来我都一把年纪了，应该多呆在宫里，但那住在桃园官邸的五公主是式部卿亲王托付我照应的。况且五公主那般年纪了，却独自一人，的确可怜，她自己也要我多去探望，我自然不好推辞。”而那些随从对源氏的艳闻了如指掌，于是窃窃私语道：“哦！他要不是有那风流成性、见色起意的毛病，就真是十全十美了，可惜他积习难改。但愿这次不要出什么乱子！”

一行人到得桃园官邸，却见北门内人多眼杂，这样进去未免有些唐突。源氏于是遣人去向五公主通报，绕道而从西门进入。五公主见源氏内大臣竟然冒雪来访，真是大出意料之外，当即吩咐守门人前去开门。不想那西门封闭已久，竟是一时难以开启。那守门人找不到帮手，直冻得手脚不听使唤，心中好不懊恼，不由骂道：“真是该死！这锁竟然锈成如此模样了！”源氏内大臣见此情景，不由触动心思。他想：“亲王去世未有多时，为何我却觉得恍若隔世？我只因贪恋这风花雪月，始终在这官场中流连，其实世事无常，任你如今怎样风光，到头来还不是黄粱一梦。生活便有这般无奈！”他无限感慨，即兴吟道：

“蓬门积雪倾残垣，
来解何年荒草生。”

守门人又忙碌了好一阵，方才将西门打开，引源氏进去。

源氏内大臣见到五公主，仍像平时一样，先与她叙叙旧。不想五公主见有了源氏内大臣作伴，顿时来了精神，翻出许多陈年旧事，东拉西扯，絮絮叨叨，说个没完没了，直将源氏内大臣听得百无聊赖，迷迷瞪瞪，却又只能硬支着精神听着。五公主唠叨了一阵，终于自己也乏了，嘟哝了一句：“我年纪大了，言语也不利索了，精神也不及从前。”言罢竟已歪头睡去。源氏内大臣喜不自胜，起身正要辞去，忽听得一声咳嗽，门外进来了一个年迈色衰的老太婆。那老太婆见源氏内大臣盯着自己发愣，便提醒他道：“看来你已经不记得我了，叫人好生着恼。当年桐壶帝常与我开玩笑，将我唤做‘老祖母’。你应当知道我也在这里，为何从不来看望我？”源氏内大臣顿时想起此女便是当年削发为尼、投在五公主门下的源内侍。只是他本来对她就不甚关心，后来更是不知其音讯，今日乍然再见，发觉她还健在，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源氏内大臣机敏过人，当即移近她道：“不想今日竟能与你相见，真是叫人又是兴奋又是庆幸。我每每忆起父皇在世之时的种种往事，心中颇有感慨呢！我如今正有如‘父母双亡而饥饿难耐的路人’，还望前辈多多关照！”源内侍望着源氏内大臣那俊美非凡的风姿，顿时勾起了无限回忆，人也仿佛重又变得娇羞可爱起来。她粉面含羞，娇声细语地向源氏内大臣唱起了一首古歌：“常谓他人老可憎，如今老已到我身。”源氏内大臣见她一口牙齿已快掉光，言语都有漏风之嫌，却还要为老不尊，忸怩作态，仿佛一个骤然变老的如花少女，不由内心作呕。但他旋即又想到：当年宫内不知有多少更衣、女御，为了博得皇上的欢心而勾心斗角。岁月如梭，那些女子有的已魂归九泉，有的则削发为尼，将一生付与古佛青灯，更有像腾壶母后那般红颜薄命之人。而像源内侍与五公主这等姿质平庸的人却能安享天年，每天供神拜佛，过得无忧无虑。真正是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啊！

源氏内大臣这一番感慨过后，顿觉源内侍其实可怜之极。那源内侍见源氏内大臣似有所感，便一厢情愿地以为源氏正在回忆她当年的风采，顿时兴致大发，吟道：

“昔日情谊已经年，
犹记一言‘亲之亲’。”

源氏内大臣顿觉此人太不自量，便敷衍一诗道：

“常忆亲恩深似海，
生生世世不能忘。”

此情确是比海还要深啊！下次自当再来拜访。”其罢扬长而去。

源氏内大臣来到槿姬居处时，已是夜幕降临。一轮皓月当空，洒下满地银辉，让人心静如水。源氏内大臣见了月亮，又想起了那个装模作样的源内传，正印合了一句俗语：“何事最荒唐？冬天一轮月，老妇理红妆。”不禁暗自好笑。

源氏内大臣来到槿姬室外，却见格子窗已关了大半。他回想过去所受的冷遇，决心今日无论如何也要得到槿姬亲自回复，哪怕只有一句半句也决不放弃。无奈不管他怎样动之以情，槿姬始终一言不发，只等得源氏内大臣心急难耐。槿姬心中在想：“我与他当年情事，已成过眼云烟。如今我们都已年长，并非风流多情的少年，我又怎能再与他亲自对答？纵使在从前，他深得我父青睐，我与他年少轻狂，任性而为，大家也还可以宽恕，但我后来亦时常羞于面对，后悔不已。如今我自当一如既往，严以自律，不让他心存侥幸。”但她也怕一味冷落太令他难堪，于是又派侍女从中传话。源氏内大臣大失所望，又是怨恼，又是伤心。他见夜色深沉，寒风袭体，不由触景生情，悲从中来，潸然泪下。他无限忧伤地颤声吟道：

“当年伤心心不死，
如今失意意更愁。”

无奈‘愁苦无时不缠身’啊！”

他的痴情感动了槿姬身边的众侍女，纷纷替他说情。槿姬最后还是令宣旨传言源氏：

“闻君见弃心犹恨，
此番怎会自变心。”

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了。”

源氏内大臣顿觉槿姬过于固执，不解风情，却又无可奈何。他想，以自己如今的声望，若是此番似那帮浮浪子弟一般含恨败退，实在有失体面，于是嘱咐侍女们道：“有一事还望各位姐姐帮忙，还请各位姐姐遵循‘旁人问来样不知，切勿透露我姓氏’的古训，不要让外人得知我此番受人这般冷遇，否则我将貽笑天下了。”接着他又向众侍女窃窃私语地说了一阵，顿时又引起她们的一番评论；“啊，公子对小姐这样敬重，这样痴心，反倒被当做薄幸好色之徒，受尽委屈，真是太不近情理了！小姐怎么竟会这般冷心冷面，这般不分青红皂白呢？”

其实那槿姬也是个风流多情之人，她的内心里早已为源氏内大臣那细致入微的感情和举世无双的丰采所倾倒。不过她生怕源氏内大臣窥破自己深蕴的春心之后，会看不起自己，或令自己难堪。何况她尚持有一种成见（只有那些平庸女子才会迫不及待地接受男子的爱慕，自己这样身份、这样品味的女子当然需要矜持一些，不可轻易显山露水。）因此她对于源氏的来信都只是给予客套空乏的回复，源氏来访时她也从不亲自与之会谈，只出于礼节让侍女传言。而桃园官邸自亲王逝后，已大不如从前，那些异母弟兄本来就不甚亲密，此时更不来往，使得槿姬院内更为冷清。槿姬身边之人都耐不住寂寞，此番见有人慕名上门求爱，真是正中下怀，更何况来者乃当朝显贵源氏内大臣呢？因此人人都站在源氏一边，要搓合这一段姻缘。而槿姬却想要遁入空门，念经拜佛，以忏悔自己这些年来对佛事的轻慢。但是她生性谨慎，深恐自己这样骤然同源氏绝交，又斩断尘缘，势必

被那些不明就望之人说成是恋爱受挫之后的贸然之举,于自己声名有损;所以一切只私下着手,连自己的贴身侍女也瞒过。

且说那源氏内大臣又岂是等闲之辈,其实他对槿姬这般穷追不舍,也只不过是不服气槿姬对他那一副铁石心肠、无情面孔而已。而他位高名重,对于世态人情自然深有体会。他深知,自己如今早过了寻花问柳的年纪,还这样为情所困,势必为众人所不齿;要是求爱不遂,则更会成为大家的笑柄。源氏内大臣情急之下,更是闷闷不乐,连二条院紫姬处也久不涉足。紫姬望穿秋水,不见伊人,好不凄凉,只觉自己眼下的处境,真正是“小别心如焚,方知戏不得”,禁不住每天暗自垂泪。源氏内大臣某日偶归二条院,发觉紫姬一反常态的哀婉可怜模样,于是将她揽入怀中,一边抚弄她的头发一边问道:“出了什么事么?你为什么不对我说呢?”表现得无比关切爱怜。紫姬赌气不肯理睬。源氏又轻轻地理顺她额前的发丝,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恼恨我最近难得归家。只是自太政大臣去世后,朝中缺少主事之人,加上皇上因母后仙去,至今哀痛难消,心情抑郁,让人见了好生不忍,因此我才时常留宿宫中。你心中有怨意,我也可理解。只是我如今早已痛改前非,你尚有什么可顾虑的?你如今已是大人了,与我相处亲密,为何还是不明白我呢?真是叫人心冷啊!”紫姬仍是赌气不依,对他的话充耳不闻,源氏内大臣心下自叹:“她是我最为看重的人,却也不了解我,可见,世间之事,当真难以预料,让人好不丧气!”他心中不快,却还是对紫姬说道:“好了,不要再撒娇了。你大概是听到了我同槿姬来往,这才不放心的吧?不过你根本不必胡思乱想,不久自会真相大白的。我同她之间并非真情实意,只是我有时百无聊赖,便给她写些调侃的信,以此打发时间里了。事实上她为人古怪,每天只将自己闭锁在家,无所事事,却不肯回复我。此等无聊之事,你根本不必放在心上,又为何自寻烦恼?”源氏内大臣为表诚意,当天便始终在家与紫姬作伴。

第二十一章

转瞬之间，冬去春来，眼看已是三月了、此时已过了藤壶母后的周年忌辰，因而全国上下全都换下了丧服，着上了平日的服装。及至四月一日更衣节，朝廷百官均华装丽服，一派繁华之象。四月中旬的西日是贺茂祭举行之日。那一日晴空万平，气候怡人，而前斋院槿姬却仍独处深宫，心情抑郁之极。她身边的众多侍女眼见时值初夏，风和日丽，庭前桂树已是枝繁叶茂，生机盎然，不由得均忆起了槿姬乍任斋院之年贺茂祭的风光排场，顿觉世事无常，感慨不已。此时有书自源氏内大臣而来，其中大道：“今年乃斋院为父守孝期满之时，应是已换去丧服了。时值贺茂祭拔楔，想必心结尽解，豁然释怀了吧。”随信又有一诗相赠，诗中言道：

“君当又逢斋院日，
山溪中办拔楔仪。
谁可料得今年楔，
恰是君行除服期”

信是以黑笔书于紫色信笺之上，作“立文”之式，并以藤花一枝相衬，相赠槿姬。此信正是取了当前最为流行之形式，妙趣横生，独具匠心。而槿姬却只回了短短的儿行字：

“昔日身着丧服日，
情在眼前犹依稀。
不觉除服期已至，
流光宝掷殊可惊。
时光如梭，实为可叹。”

源氏托着这一纸信笺，反复琢磨，思绪万千。不久槿姬除丧服之日已至，他又准备了丰富礼品托宣旨转赠槿姬。不料槿姬并不理睬他此番心意，只道会全部奉还。而宣旨却劝她不可奉还。因为槿姬当年任斋院之时，源氏亦时常以礼相赠。况且，源氏并未曾与此礼物附赠情书，那就找不到退礼之托辞，这般横加拒绝他的心意，似是不近人情。槿姬深觉此言有理，思前想后，一时竟没作道理处。

而源氏公子不仅每逢年节均赠礼于槿姬，对姑母五公主也未曾或忘，少不了一份赠礼。对此五公主甚是感激，时常衷心赞誉源氏公子：“却似不久前，公子尚在童稚之年，世事不解。谁知转瞬之间，竟已长成了这么一个谦逊有礼、成熟老道的大人。你看他非但和善之至，而且仪表非凡，世间无双呢！”她身边众传女每闻此等言语，不禁莞尔。

五公主又时常趁槿姬来访之际，谆谆相劝她道：“你尚在因为什么迟疑不决呢？源氏公子对你的一片痴情，确系发自内心，况且他对你的仰慕也已非一朝一夕之事，想从前你出任斋院之时，令尊尚在人世，因为你的职务妨碍了你同公子的一段大好姻缘，令尊一直难以释怀。他曾对我言道：‘我这女子将这等良缘轻易放过，甚是不解我心。看来她是不会让我遂此心愿的了。’言辞间大有惆怅之意。我过去不去劝你，只因左大臣家的葵姬尚在，我这种做法只恐会惹三姐不快。而今正室葵姬已不在人间，源氏公子又不忘旧情，求婚于你。在我看来，眼前正是你出任正室的大好时机，不可错过。你二人是天生一对，必将结成天赐良缘。”孰料此番言语于槿姬而言，已不知听过了多少遍，因此不但未让她心动，反而陡增了她的反感，她恼然言道：“穷此一生，我也不欲婚嫁！哪有父亲在世时不从父命，待他去后反倒改变立场的道理！”五公主见她着恼，只怕坏事，便不再提及此事。而槿姬由此发觉邸内人人均站在源氏一边，自是更加小心提防。这样一来，源氏也不好强求于她，只是先安下心来耐心等待合适时机。

是年正值葵姬之子夕雾十二周岁，源氏公子欲在二条院替他行冠礼之式，但是夕雾之外祖母太君却要求在自己的官邸内行礼，因

为她极其希望能亲眼目睹此仪式，源氏心想此情可解，因而遂了她的心愿，将仪式改在故太政大臣之官邸内。此番仪式的主持人均身居要职，家世显赫，系夕雾的亲母舅右大将与各位母舅。只见佳客盈门。气势宏大，来贺的不但有朝中权贵，也有平民百姓。众人皆以为，以源氏内大臣的显要权势，要给夕雾封四位官爵，自是举手之劳。孰料源氏公子却另有主张。他认为以夕雾如此幼年，若一举得晋四位官爵，似乎显得自己滥用职权，且又落入俗套，因而他一番斟酌之后，决定还是以六位官爵相授夕雾，又特地让夕雾身着浅绿官服上殿。

源氏这番举措，却让太君大失所望，难以理解。待到源氏前去拜谒时，她便以此事相诘。源氏知道隐瞒反而于己不利，便索性以实相告：“以夕雾如此幼嫩，本不到行冠之年。只因我欲让他提前数年进大学寮，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所以勉强替他行了成人之礼。事实上他仍是童子，要想授官加职，为朝廷效力，还得等他学成之后。我深知自己学识浅薄，不管是读书学习，还是丝竹之技，均只学得皮毛，一遇强手，立现拙劣。只因我自幼在深宫内院中长大，于世间一切事务，一窍不通，再兼之我时刻随在父皇身边，实没有多少空闲，因而所学所知甚是有限，尽管世人常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我所见的，却多是后代逊于前人，为避免此等憾事，我才让夕雾就学。况且世间权势子弟自幼出身显赫，享尽荣华，娇生惯养，似求学求知这类事，于他们看来竟是受苦受难，少有重视。加之这等纨绔子弟纵是学识浅薄，亦得以加官晋职，虽是才疏学浅，却自有一帮势利小人向其讨好，口蜜腹剑者大有人在，因而这些人竟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然则世事难料，待有一日其父母离世，权势不再，那便是墙倒众人推，要受尽欺侮凌辱，到那时才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因此人若要在这世上站稳脚根，还得靠自己满腹经纶，佐以大和民族之不屈精神。求学求知之事，于眼前看来自是不见成效，似乎白费精神，虚度时光，而待得学业有成，金榜题名，那时才是名利双收，举国仰慕，其父母泉下有知，亦觉欣慰。因而以我之见，夕雾眼前虽未委以要职，但以其家势背景，当不至于贻笑大方。”

听得这番言语，太君才心平气和起来。她说道：“我知你一向深谋远虑，做事自然有理有据。只是右大将等人未能如你这般远见卓识，对你授夕雾六位官爵之事深为不解。另外夕雾年少气盛，生性好强，平时连母舅的表兄弟也看不起，这次他只得一袭浅绿官袍，眼见着表兄弟们身份都强于自己，心中甚是不快，只觉委屈万分。”源氏闻言笑道：“他年幼如此，就敢斤斤计较，怀恨于人了么？真是荒唐！但我看来，他尚未年长到这等地步。况且他以后学识加深，这般怨情自然随之消失。”话虽如此说，心下也觉儿子甚是可爱。

夕雾进入大学家之后，专修汉学。源氏定在二条院东院之东殿替他举行取字号的仪式。朝野贵族闻知此讯，纷纷前来，争欲一睹为快。一时贵宾如云，盛况空前，大学寮的儒学博士们一见，顿觉拘束万分。源氏宽慰他们道：“大家不必拘谨，一切按儒家惯例，不得有任何差错。”事已至此，那班儒学博士也只有硬着头皮依礼而行，虽说心下忐忑，表面倒也俨然泰然。却还是有几位博士，只因身上礼服系从他处借来，甚不合身，竟是千奇百怪；滑稽可笑。而他们偏生还要做出饱学宿儒之状，一脸自傲自得之态，煞是奇观，只引得那帮纨绔子弟笑不可抑。

儒家礼数繁多冗杂，纵使仪式上执杯敬酒的侍者尽是精通世故严肃稳重之人，又纵使右大将与民部卿等人加倍小心在意，也还是难免出些差错，从而惹来儒学博士们的呵斥，其中有一人道：“尔等如此不知礼数，也可充当礼仪侍者么？在我辈名学宿儒面前，怎地这般笨拙！”做作之态，实是滑稽。除去一班初次参与此等仪式之人只会啧啧称奇之外，那些出身大学、精通此道的贵族王卿均暗暗点头称赞，深感源氏内大臣如此尊重学问，且不忘教诲后代，实是难能可贵。

礼成之后，源氏公于又请各位儒学博士和学者们吟诗助兴。那些惯会作诗的贵族公卿们闻知也来助阵。于是儒学博士便选出些生动深刻的题目来，自己吟的是律诗，而余下各人包括源氏公子在内均吟绝句。时值盛夏，夜短昼长，待得诸人尽兴，已是翌日清晨。接下来便是请了一位博学多才、德高望重的儒学博士左中弁来解诗。左中弁面貌俊美，气势夺人，其具一代宗师风范，由他来解诗，自是抑扬